

六十年京剧长短情

◆ 彭传义(湖北)



■ 本文作者与其所在京剧票社伙伴们在演唱。

曾有票戏黄金期

我出生在武汉大码头，从小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，对这门国粹艺术从开始有些喜爱发展到自己也演唱、演奏，一生都十分迷恋。

我十一、二岁时，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，武汉街头巷尾时不时就传出京、汉、楚的曲调，人们用“唱”抒发着胜利的喜悦心情。记得那时离我家不远就有一个京剧票社，票友们经常集会，打鼓敲锣拉琴唱戏，甚是红火。起先我只是觉得好听、好玩，去看看热闹，后来他们看我机灵，就教我一些唱段。我感到很新奇，也乐意学。一位老先生一开始就教我唱《二进宫》的“慢三眼”，他说这是打底子的戏，把这曲戏唱好了，学别的就不犯难了。他教授时总是把巴掌一折，中间三个指头有节奏地轮流点击，代表“一板三”，唱腔的起板落板都有严格的规矩，不能有半点差

错。就这样，我跟随这些老票友学唱了几曲戏，让我这个无知少年带进了京剧艺术殿堂，从此成为一个爱好者了。

可能我和京剧有缘，有一位邻居戴先生，是武汉市“新市场”（解放后改为“民众乐园”）专给京剧清唱演员拉京胡的琴师，他看我“唱得还有点板眼”（戴先生语），就带把京胡到我家来，在教我唱戏的同时教我拉琴，而他教授京胡的板式又巩固了学习唱段的成果，更使我兴趣大增。戴老师的琴声非常悠扬悦耳，听起来特别过瘾，跟他的琴唱戏也非常带劲，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却是他拉琴的力度。他坐在很结实的床铺上，但拉琴时仍使床铺产生较大的摇动。虽然不是正式演出，但他拉琴时的神情总是那么投入，让我一生都难忘记。至今，我还能背诵他教的工尺谱。从那时起，我自己也动手操琴“杀鸡子”，戴老师则常常来做些指导，使我初步领略了京剧

的韵味。

和唱戏、拉琴的老师接触多了，我对京剧的兴趣就更浓了，一有机会就想看戏。正好，左邻右舍有些叔叔伯伯也喜欢京剧，常把我带去看戏。武汉“新市场”里不仅有汉剧、楚剧、越剧、黄梅戏，还有电影、魔术、杂技等二、三十个游乐项目，观众买张门票进去，随便看多长时间都行，唯独里面演京剧的剧场，是要购专场票对号入座的，但跟大人去的小孩子可以不买票，这也是我那时看戏比较多的原故。当时武汉演京剧的场地除了“新市场”外，还有“汉口大舞

台”，两个剧场天天演戏，周日还加演日场，且常爆满，十分繁荣。主要演员也不是固定的，经常有京、沪名角带戏班子来演出，剧目丰富多彩，行当精彩纷呈，有李仲林机智幽默，使人眼花缭乱的猴戏功夫；陈鹤峰在《斩经堂》中表演吴汉忍痛杀妻时震人心弦的唱腔和撕心裂肺的做派；高盛麟在《古城会》中演关云长勒马背刀时的“雕像”般稳固，都使我看得目瞪口呆。这些大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拿手好戏，眨眼就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白热化，让台上台下同喜同悲在一些精彩处，使喝彩声、口哨声、鼓掌声响彻整个剧场，观众久久不愿离去，从他们的音容笑貌中流露出满足感。这种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景况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上深深的烙印。我甚至萌发过将来要当一个演员的念头。

断线的风筝接上了头

可惜好景不长，我进入高中，住在

学校。之后临近解放,时局动荡,票房活动也少了。解放之后不久,我参加了解放军,接着又入朝参战,但我对京剧依然痴心不改,却求之不得,以致这五、六年时间成了我的“京剧饥渴期”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参军时戴先生把京胡送给了我,我是背着京胡到部队、到朝鲜的,间隙时就拿出来拉一拉,虽然拉得不太好听,但也经常引得众多朝鲜老乡前来围观,他们比比划划地说,叽叽嘎嘎地笑,大概是感到这京胡新鲜好玩吧!可惜在一次突发事件中,那把京胡被毁了,我没琴可拉,更失去了戴先生赠给我的纪念品,心疼了好多日子。

朝鲜停战后,部队回国在丹东驻防,我的京剧情结才如断线的风筝重新接上了线。那时部队生活非常紧张,管理十分严格,一到星期天能够自由活动,我就往京剧院跑,成了当地名旦张正芳的热情观众。她唱、念、做、打都很精彩,在《黛玉葬花》、《焚稿》中,更把一个纯情少女为“情”去死的极端矛盾复杂心情,表演得淋漓尽致。这几曲戏让我这个刚从战场回来的战士也几乎掉了眼泪。没有“情”不是“戏”,不让观众“心动”的不算好演员,张正芳先生确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演员。几年前的一天,我在荧屏上偶然看到一位胖老太太在某艺校教学生练身段,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,我真认不出她就是张正芳了。这哪是当年美丽俊俏的“林黛玉”呢?然而,演员又是幸福的,因为她年轻时的俊美形象会无限期地留在观众的心

中。

1956年,我探亲回到阔别的家乡。首先去看望戴先生,可惜他两年前已驾鹤西去了,只留给我悲痛的记忆。在家乡,白天串亲访友,晚上看京戏,成为我探亲时的日程要目。那时在武汉演唱多年的高百岁是观众喜爱的角色,他属麒派,又是个不拘一格的多面手,如他演的红生戏,就惟妙惟肖;他学的关正明唱腔,韵味十足且有所创新,还经常在唱腔上加点“花”。

1957年我调政治部门工作,比在连队时接触面广了,且常有接待的任务,凡有京剧团来部队慰问,我就主动担当招待,为的是可以自由到后台看演员化妆,看琴师演奏,满足求知的欲望。一次,宋长荣先生下部队演出,我有幸离他很近地欣赏了他的精湛演技,那情景就像刻印在脑际,终生难忘!也是在这一年,一次我到书店翻书,发现了一本刚出版的晏诵周编著的《京胡演奏法》,真是如获至宝,因为那时候这类书极其稀有。有了这“法”,我又赶紧去买了一把京胡。奇怪的是,那把京胡的“担子”是硬木制成的,十分罕见,音质虽不是优等的,但有了它,我就能“重操旧业”,对照晏先生的书亦步亦趋,一段时间,颇有收益。后来,我还培养了一个战士,一起在部队娱乐晚会上唱了《捉放曹》。陈宫唱的那段慢板,很受战友赞赏。打那以后,我爱唱京剧在部队也小有名气了,遇有大、小晚会,少不得要出些节目,当然我也乐于有机会展示一下自

己。三年困难时期(大概是1961年),张君秋、裘盛戎两位大师到齐齐哈尔市演出,我极想去看,但所在部队住在齐市远郊,晚上没有公交车往返,只好“低三下四”地向领导软磨硬泡,领导看我非常执着,很受感动,竟破例批了一部吉普车,专程送我去看了两场戏,让我大饱了眼(耳)福。要知道,那时滴油如金,为我单放两次车去看戏的代价何其之大。当然两场戏也使我自己几乎花掉了一个月的薪水。

1972年我调到内蒙海拉尔边防部队,春节时照例有京剧团慰问部队,我作为接待班子的负责人,接待他们时谈戏谈得很热火。大概是“气味相投”吧,在演完戏后的晚宴上,演员们按当地习俗向我敬酒,一口一杯,轮番“轰炸”,“逼”得我真像《碰碑》里的杨继业走投无路,一场豪饮下来,让我混混沌沌躺了两天,但醒来后,心里仍只有“值得”二字。

1981年,我要离开部队了,31年的军旅生活让人难舍难分,部队领导也投我之所好,送给我一把“罗汉竹”京胡,算是对我极大的宽慰。那把京胡不管价格多高,但其蕴含的珍贵友谊却大大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,令我非常珍视,一直带在身边。

痴情不改终生缘

1992年我退休后,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戏剧活动了。于是,我参加了省老年大学京剧班,结交了不少戏友,每个星期都有几次和戏友们在一起切磋技艺,有两、三名琴师还成为我的好朋友。一段时间下来,我购置了数把中等质量的京胡,收集了百盘以上的京剧磁带、光碟,而且遇到带琴谱的京剧唱本就买,仅京胡教材就买了约十多本,包括晏诵周先生新版的《京胡演奏法》(增订本),这本书在40多年前曾教我拉京胡得到长进。而今又使我的琴技进一步提高,助我领会国粹艺术的博大精深。京剧艺术,让我把过去几十年中遇到的坎坎坷坷统统抛向了脑后,进入了令人神往的愉快境界。京剧艺术将会伴我一生,但我不能只满足于个人喜好,我想带领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京剧演唱的行列,使国粹艺术发扬光大,永葆青春。 ◆



■湖北部分票友举行京剧演唱会现场。